

ほうじょうのうみ

三島由紀夫

春雪

はるのゆき

文庫版
李 麗 譯

014039598

I313.45
870

三島由紀夫

春 雪

文洁若
李芒译



I313.45
870



北航

C1724339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HARU NO YUK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9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 (2012) 第13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雪 /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 李芒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29-07179-0

I. ①春… II. ①三… ②文…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4709号

春雪

CHUN XUE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 李芒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重庆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李杰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许珍珍

装帧设计: 周伟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3.5 字数: 220千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学校谈到日俄战争的话题，松枝清显便问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本多繁邦，是否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然而，繁邦的记忆也已经模糊，说脑海里只影影绰绰地留着到门外去观看提灯游行的印象。清显觉得，战争结束那年，二人都已十一岁，按说应该有个比较鲜明的记忆。同学们谈论起那时的情景来，尽管都是那么洋洋得意，其实也不过鹦鹉学舌，现趸现卖，用大人的话来装点个人虚无缥缈的记忆而已。

在松枝家族中，清显的两个叔父都是那时战死的。因此，奶奶至今还以两个儿子的名义领取遗族抚恤金，只是一直供在神龛上，没有使用。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家里保存着的日俄战争相册中，有那么一张给清显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张照片的标题是：《追悼得利寺一带的战死者》，摄于明治三十七年¹六月二十六日。

1 明治三十七年是一九〇四年。

这张暗褐色的照片，同其他形形色色的战争照片比起来，格调大不一样，构图酷似绘画，数千名士兵活像是画中人物，安排十分得体，一块高耸在中央部位的白木墓碑，形成整个画面的重心。

远景是一座座平缓的山峦，弥漫着一片烟霭。左手山麓连着野地，从低到高徐缓地展开去，左手的远景同矮小的疏林一起消逝在黄尘弥漫的地平线上。再往右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缓缓向右侧升起的林带，中间望得见浑黄的天空。

前景中耸立着六棵高树，各自保持着均衡的间隔，看来给人一种和谐的感觉。树的种类虽然看不清楚，却都是直溜溜的，梢头的群叶随风摇曳，呈现着一股悲壮的气氛。

原野展开去，尽头闪映着微弱的光，眼前是一片匍匐在地的荒草。

看上去，画面正中那白色木碑和白布翩翩的祭坛，以及上面的鲜花，都显得那么渺小。

此外，就都是士兵了，大概足有几千。近景中的士兵都背着身子，头戴垂着白布的军帽¹，肩挎武装带，并未排成整齐的队列，一团一簇地垂着头。仅仅有左边角上的几个士兵，仿佛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人物，把阴沉的面孔向着这边。再看，左侧近景中，无数士兵画了个巨大的半圆形，一直拥到原野的尽头。当然，人数众多无法识别每个人的模样，只是聚集在疏林中，远远地伸展开去而已。

1 当时的日本兵除战斗时戴钢盔之外，行军和战场上没有战斗的时候，都戴便帽，除了脸部外的三面都从帽檐垂下一层白布，大概是用于遮阳和挡风。

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的士兵，仿佛都被一种奇异而阴郁的微光映照，绑腿或长筒靴闪现着轮廓，低垂着的颈项和双肩也线条历历。这些景象，使得整个画面弥漫着难以言状的沉痛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们把一颗颗波浪般激荡的心献给了中央的小小白色祭坛、鲜花和墓碑。这个占满整个原野的巨大集团，宛若怀着莫大的哀思，徐缓地朝着中央部位聚缩，不啻是一个沉甸甸的巨大铁环……

正是这张陈旧的暗褐色照片酿出的悲哀，仿佛是永无止境的。

清显那年十八岁。

他那颗纤弱的心，沉浸在悲伤和悒郁之中。然而，养育他的家庭，可以说对此并未发生过什么影响。

他的家坐落在涩谷区的高台地带，是一所宽绰的府邸。在这样的府邸中，要找出一个怀有他这种情感的人，是很难的。倘非父亲松枝侯爵对于自家在幕府¹末期尚属卑微的武士门第感到耻辱，而把年幼时的嫡出长子清显托养于公卿之家，清显就不会被培养成持有这种性格的青年了。

松枝侯爵的府邸，占据着涩谷区郊外的广阔地域，在十四万坪²的地盘上真可以说楼阁群立，高甍竞挺。

1 幕府，本意为将军出征时的营帐。源赖朝灭平氏后，建立了镰仓幕府（1185—1333），即总揽军政大权的中央政府。此处指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1603—1867）。

2 面积单位，一坪为三·三平方米。

主要建筑物虽说是日本式的，庭园的一隅却耸立着英国设计师建造的壮丽的西式楼房。据说，不必脱鞋便可进屋的¹，只有以大山元帅²府为首的四家，其中之一便是松枝这座府邸了。

庭园的中心地带是一泓背靠红叶山的湖水，湖中央有座小岛。划船游弋，既可观赏萍蓬草开花³，又可摘莼菜。坐在正房大客厅中或洋楼宴会厅内，又得以展望湖中佳景。

安置在岸边和岛上的灯笼，多及二百，岛上还挺立着三只铁铸的仙鹤，一只低头向下，两只仰望长天。

红叶山筑有瀑布的喷口，瀑布则叠成几重倾泻下来，沿着山腰，从石头桥下穿过，注入佐渡赤石暗处的瀑布潭中，同湖水汇成一体，季节来临，便滋润菖蒲的根部，绽开美丽的花朵。湖中垂钓，鲤鱼、鲫鱼都钓得到。侯爵每年两次允许郊游的小学生前来参观。

清显童年时代，曾经受到过下人的哄吓，很怕湖中的甲鱼。那还是祖父卧病的时候，蒙人赠送一百只，以资滋补。把它们放在湖中就繁殖起来了。下人们说过，手指头一旦被咬住，就没法挣脱了。

这里既有几处举行茶会的房间，又有台球室。

1 日本式住宅的房间，在地板上铺约七厘米厚的草垫，表面镶一层细纹的草席，进屋要脱鞋；西式建筑则可穿鞋进入。

2 大山巖（1842—1916），日本元帅，陆军大将。中日甲午战争中任第二军司令官。日俄战争中任满洲军总司令官。元老，内大臣。

3 萍蓬草，睡莲科，生于湖沼中。秋季开花，花黄色，单生于花梗顶端，亦浮于水面。

正房后面，有祖父亲手种植的扁柏林。这一带常常会挖到野山药。林间小径，一条通向后门，一条走上平缓的丘陵，就到了坐落在宽阔草坪中，家人称为“神殿”的家庙了。那里祭祀着祖父和两位叔叔。石阶、石灯笼和石牌坊，都是一般的造型，唯有石阶下面左右两侧，一般应放石狮子的地方，却安置着一对日俄战争中用的炮弹，上面涂了白漆。

比家庙地势稍低的地方，奉祀着“农神”，前面是一座十分美观的藤萝架。

祖父的忌日是五月末，每当全家聚集在这里祭祀他，藤萝总是繁花正茂。女人们往往避开日晒，待在藤萝架下。这时，她们比平日更仔细地化了妆，那一张张白白的脸，在藤萝花色的掩映之下，看上去仿佛是笼罩着一层优雅的死之阴影。

女人们……

这个府邸里确实住着不计其数的女人。

首先应该提到的自然是祖母。她住在离开正房的隐居处，由八名侍女伺候着。母亲有个习惯，不论晴雨，每日清晨，总是整装后带上两名侍女，去向祖母请安。

这位婆母每天总要用欣赏的态度，把母亲端详一番，然后眯起眼睛来慈祥地说：

“这种发型，对你来说，恐怕不大合适，明儿梳个时髦的发型瞧瞧。准保会更合适的。”

然而，等到第二天果真遵照她的嘱咐梳得时髦一些，祖母却又说道：

“我说郁志子，你毕竟是个古典美人，时髦发型并不合适。明儿还是梳个平髻来，再瞧瞧吧。”

这样，在清显的记忆中，母亲的发型是常常变来变去的。

梳头师傅领着徒弟每天都长时间地待在府邸里，主人那里自不必说，还要分管四十多个女侍的头发。然而，梳头师傅对男人的发式却只关心过一次。那还是清显在学习院¹中学科一年级时，要到宫中去参加庆贺新年的集会，担任托持下摆的角色。

“尽管学校里规定要剃光头，您今几个换上这身大礼服，可不能光着头呀！”

“不过留起头发来要挨训斥的。”

“好嘛，瞧我给您打扮一番吧。虽说要戴帽子，可等您摘下帽子来，看上去准保比旁的公子们更有男子汉的风采。”

话是这么说，可十三岁的清显，脑袋剃得精光，看上去发痕青青，十分凉爽的样子。结果是梳过的部位感到疼痛，发油渗到皮肤里，不管师傅怎样夸示技术高明，映在镜中的脑袋却并不见得有什么起色。

然而，清显却在这次庆贺宴会中获得稀有的美少年的赞誉。

明治大帝曾经一度临幸这个府邸。为了隆重迎驾，特意在庭园里举行御览相扑大会。那时，以那棵大银杏树为中心，张起幔帐，请陛下坐在洋房二楼的阳台上，观赏相扑。记得自从承蒙圣恩准予晋见，并被抚摸了头部，到今年入宫托持下摆，已经过去四个年头了，兴许陛下至今还记得自己的面孔哩。

1 学习院是东京的一座专收皇族、华族子弟的学校，创立于一八七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女子学习院合并，作为私立学校向一般人开放。

“是啊，是啊，少爷的头可是天子抚摸过的呀！”

梳头师傅听罢清显的话，说着便往后挪动身子，虔诚地朝着清显那还有些稚气的后脑勺拊掌膜拜起来。

托持下摆的侍童，穿上长及膝头下的短裤，身着一式的天鹅绒蓝色上衣，前胸两侧佩戴四对大白丝绒花，同样，两侧袖口和裤腿上也装饰着毛茸茸的白丝绒花。腰间佩剑，白袜黑漆皮鞋，上面嵌着纽扣。镶白花边的宽领中间，系着白绢领带。插着大羽毛的拿破仑式帽子，用绢带吊在后背。从成绩优秀的华族¹子弟中挑选二十几人，在新年的三天之内，轮换着，由四人托持皇后的下摆，二人托持皇妃殿下下的下摆。清显分别托持皇后和春日宫皇妃殿下下的下摆各一次。

清显在轮到为皇后托持下摆的时候，随着皇后走过近侍焚过麝香的廊子，肃穆地来到谒见大厅。在庆贺的宴会开始之前，一直侍立于恭候赐见的皇后身后。

皇后气度高雅，聪慧超人，但此刻已年将六十高龄。相比之下，春日宫妃方近三十年华，不论是美貌、气度，还是丰腴的体态，都仿佛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夸耀着自己的美好青春。

皇后素尚质朴，她当时礼服的下摆，已被清显忘得一干二净，如今还记得的，只剩下皇妃殿下那白色毛皮上面飞舞着黑色斑纹、边缘上闪烁着无数颗真珠的下摆了。皇后的下摆有四

1 华族是明治时代（1868—1911）设置的身份制度。一八六九年二月，将此头衔授予江户时代的公卿和诸侯。一八八四年颁布《华族令》，设置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授予对国有功的政治家、军人、官吏和实业家。其地位在皇族之下，士族之上，享有种种特权。一九四七年废止。

个把手，皇妃殿下摆的下摆有两个把手，清显等侍童已经反复练习了好几次，所以按照规定的步数握着把手走，并不困难。

皇妃殿下头发乌黑，润泽光亮，盘结的云髻下方还垂着几根发丝，同白皙丰腴的脖颈浑然成为一体，一直飘到大礼服中袒露出的丰润的肩头上。她端正姿势，坚毅地径直走去，身体的移动并未连带下摆，但在清显看来，那面扇形展开来的馥郁的洁白颜色，随着音乐的旋律，恰似山巅残雪被飘忽不定的云翼掩映着，忽隐忽现一般，给人一种或浮或沉的感觉。此刻，他发现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从中感受到女性美那种令人炫目的优雅的核心。

春日宫皇妃在下摆上也洒了大量法国香水，一股股高雅的香气压倒了陈旧的麝香气味。在走廊上，清显稍微翘起了一下，皇妃的下摆一霎时被拽歪了。这时，皇妃略微偏过头来，望了望这位失态的少年。她脸上浮现出善意的微笑，丝毫没有嗔怪的意思。

皇妃殿下并不是那么明显地转过头来的，而是依然直着身子，只把脸颊微微地动了一下，并使对方看到那莞尔一笑。那当儿，几丝鬓发轻轻掠过她那庄严的白色面颊。乌黑的眸子从细长的眼角流露出的微笑仿佛闪映着火光。端正的鼻梁，无意中给人一种清秀的感觉……皇妃此刻那略微看得见的侧脸，也神采奕奕，使人感到是圣洁的，清莹的，真不啻是刹那间闪现在长天的一弯彩虹。

且说，在这个宴会上，父亲松枝侯爵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身穿华丽的礼服，出现在皇宫里，深切地感到实现了长年的美

梦，而沉浸在这种喜悦之中。尽管过去已是迎驾至私邸的显赫身份，但唯有此刻，才真正从心灵深处彻底清除了那种虚妄的荣誉感。他从儿子的英姿中，看到了侯爵与宫廷之间真正的亲密交往，以及公卿和武士门第的最终结合。

在宴会上，侯爵还听到人们夸奖自己的儿子，先是感到高兴，继而又泛起一种不安。十三岁的清显漂亮得有些过分了。即便同别的侍童们相比，丝毫不用偏爱的眼光来看，清显的漂亮也是出人头地的。白色的面颊，由于兴奋而似乎泛起一点点红晕，眉宇清秀，那双孩提般使劲张大的眼睛，被长长的睫毛遮掩着，放射出也可用艳丽二字加以形容的黑色光芒。

侯爵听到人们议论，受到触发，首次清醒地感觉到这个嫡生儿子的超人美貌，似乎蕴含着一种虚幻的影子。侯爵心中意识到不安的兆头。然而，因为他是个高度的乐天派人物，这种不安只不过是当场一刹那的念头，很快就消逝了。

毋宁说，这种不安正淤积在饭沼的心中。他是在清显托持下摆的前一年，自己十七岁的当口，住进这座府邸的。

饭沼是作为清显的学仆¹，由鹿儿岛的乡村中学推荐，以学业体格兼优的资格，被送至松枝家的。松枝侯爵的祖代，在此地被视为豪爽之神。饭沼只是根据自己家里和学校的传闻，想象侯爵家的生活情形。然而，来此一年之间，侯爵家的奢侈恰如同他脑子里的印象相反，这就刺伤了这位纯朴少年的心。

对于别的事情尽可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但对托付给

1 原文作书生，是寄食人家边照料家务边上学的工读生。

自己的清显，却不能这么办。无论是清显的漂亮，还是他的纤弱、感受事物的方法和思考、关心事物的方法等等，一切的一切，饭沼都不满意。侯爵夫妇的教育方法，也使饭沼大感意外。饭沼心想：“我要是当上了侯爵，绝不会这样培养自己的儿子。侯爵对于祖先的遗训，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

侯爵除了对祭祖的事情很是虔诚认真之外，平日就很少谈及祖先的遗训。饭沼总想，假若侯爵能够谈谈祖先的往事，表示美好的追慕和缅怀之意，那该多么好哇。然而，经过这一年的相处，连这样的一点点愿望也都消逝了。

清显完成托持下摆的使命，回到府邸那天晚上，侯爵夫妇在家族范围内设宴祝贺。这位十三岁的少年，竟然也半开玩笑地被劝着喝了酒，双颊泛起红晕，到了睡觉的时刻，饭沼扶着他走进寝室。

少年躺在绢面被窝里，把头撂在枕上。嘴里吐着热气。从短短的发际到耳根之间一片绯红，皮肤奇薄，简直能够透视内部的纤脆的玻璃体组织似的，浮动青筋。口唇在昏暗的光线中也现出绯红的颜色。从嘴里吐出的气息，那声音仿佛是这位少年还不知人间苦恼的严峻性，而在嬉戏地模拟着一种苦恼唱出的歌。

长长的睫毛，还有善于闪动的纤柔的眼睑……饭沼望着这张面孔，心里明白，今天晚上不能期望他会像一个完成了光荣使命的雄伟的少年那样，发出什么感激和忠诚的誓言。

清显又把湿润的眼睛睁开来，仰望着天花板。在他这样湿润的眼睛凝视之下，尽管一切的一切都同饭沼的意愿相反，但

他只有相信自己对清显的一片忠诚。清显像是感到有点热，要把自己那光滑微红赤裸的臂垫到后脑勺的部位去，饭沼便为他往上抻了抻薄棉睡衣的领子，说道：

“这样会感冒啊，该是睡觉的时候啦。”

“我说饭沼，我今儿出了个错儿。你要答应不向爸爸妈妈说，就告诉你吧。”

“怎么回事呀？”

“我今儿托着皇妃殿下的下摆时，打了个趔趄啊。皇妃殿下笑了笑，饶了我哩！”

饭沼对于这种轻浮的语言和缺乏责任感，以及那湿润的双眸上浮现出的恍惚神色，统统都感到了憎恶。

二

这样度过十八年岁月的清显，逐渐感觉到孤立于自己的环境，想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吧。

这种孤立并不只是来自家庭。在学习院也把院长乃木将军¹的殉死作为最崇高的行为，向学生灌输；如若将军是病死的，恐怕就不会有那种像煞有介事的做法了。一向对于所谓自豪、骄傲等等表现异常讨厌的清显，由于学校弥漫着一种素朴刚健的风气，而感到厌恶。

若论朋友，只是与同班的本多繁邦过从甚密。当然，想跟清显交朋友的人很多，然而他不喜欢同龄人同学的那种少年的鄙俗，并在高声唱院歌的时候，避免沉醉于粗疏的感伤。本多在这种年龄的人中，确实罕见。他沉静、稳重、温和而富于理智，单凭着性格就把清显征服了。

1 乃木将军（1849—1912），名希典，日本陆军大将。中日甲午战争中任第一旅旅长。日俄战争中任第三军司令官。战后任学习院院长。明治天皇逝世后，他与妻子一道自杀殉死。

话虽如此，本多和清显，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并不那么相似。

本多的长相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老一些，五官过于一般，而有一种装模作样的神态。他对法律感兴趣，平常总是把一种尖锐的直观的力量深藏在内心，从不让人看出来。表面上看来，他毫无肉感的魅力，然而，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有一堆柴火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炽烈地燃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种印象来自本多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严峻地眯起轻度近视的眼睛，轻锁双眉，微微张开一向紧闭着的口唇。

清显和本多，也可能是同根生出的植物，却呈现着完全不同的外表，长出了迥然相异的花和叶。清显往往将自己的内心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赤身露体，容易受伤。他那不能实现种种意图的肉体，常常像一只小狗淋着初春的冷雨一般，总是湿漉漉的。本多则相反，也许是他自己的人生刚刚起步的时候，由于早就觉察到它的危险，从而情愿避开那过分明显的雨水，而缩身檐下。

然而，他们二人确是亲密的朋友。每天在学校见面，还不满足，一到星期天总是终日在彼此的家里聚会。当然，清显家宽绰得多，又有良好的散步环境，本多来的次数就多些。

一九一二年十月，枫叶刚刚披上红装的一个星期天，本多到清显家来玩，说是要在湖上泛舟。

若在往年，这是观赏红叶的好时节，客人当然要多起来，但今年夏季适逢明治天皇驾崩，国葬之后，即便是夙尚豪华交谊的松枝家，也不能不谨慎从事，因而，庭园格外闲寂。

“那只游船是三人搭的，就叫饭沼划，咱俩坐。”

“用不着叫别人划，我来嘛。”

本多说着，想起刚才把本来不必引路的自己，硬是默然而郑重地从门厅引到这个房间来的那个青年。他绷着脸，眼睛充满一片阴暗的神色。

“本多，你讨厌他吗？”清显含着微笑。

“也并非讨厌，不过总觉得摸不透他的性情。”

“他在我家已经待了六年，对我来说，他就像空气一样。我觉得，我们俩也并不是意气相投，但他对我怀有献身精神和忠义之心，又勤奋好学，正派可靠呢。”

清显的房间，位于离开正房的一座小楼的二层楼上。本来是日本式的房间。如今铺上地毯，摆设西式家具，改成了西式房间。本多坐在凸窗上，转过身去眺望红叶山、湖水和湖心岛全景。湖水洒满过午的阳光，一片和煦。系着游艇的一小片湖湾，就在岸边紧靠楼窗的地方。

于是，他又偷看友人那萎靡不振的样子。本来清显的脾气，就是什么都不率先采取行动，有些事情起初似乎并不中意，而后来却很自然地又会感兴趣。因此，诸事都非得本多出主意，拖着清显去干不可。

清显说：

“望得见游船吧。”

“唉，望到啦。”

本多边说边泛着诧异的神色回过头来……